

马尾辫

我第一次给女孩子写信是2003年，上初中一年级。那时候学校里掀起了交笔友的热潮，小男孩小女孩对同班或者隔壁班的异性同学有好感，又怕被老师和家长发现，便取一个tom或者lucky的洋文名作笔名，互通书信，叫交笔友，交笔友的小孩子自己不承认，那叫写情书，只是写着写着，便偷偷摸摸在夜晚悄悄见面了。

那时候手机还很贵，人们之间为了沟通，不便面谈的事情会通过书信交流。要想交笔友，首先得和异性同学最要好的伙伴搞好关系，因为TA们将是你的“信差”，信差不高兴了，或者有个头疼脑热请假了，你就只能在教室坐着干着急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发现班上有几个人很受欢迎，老师布置作业，有人争着帮忙抄写；午间吃饭，有人帮忙排队打饭；放学回家，还有人帮着收拾书包……但他们从不帮人送信，只是每天坐着写写画画。

后来我就问其中一个长得比较丑的，原来他会写情书。我想，会写情书是个好本领，我便潜下心来搜罗悦耳动听的句子，帮人写情书。所以像我现在很多优美真情的辞藻能信手捏来，很大程度上是那时候写情书练就的。

当很多人来找我写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可以开始收费了，我在桌子上刻着：长情书1块5，短情书5毛钱（那时候的一个荤菜才1块），上课的时候用书盖上，下课了再打开。

有一次，从隔壁班走来一个信差找我，递给我1块钱和一张粉红色的信笺，信笺上浅浅的印着一株株兰花草，写信时总能闻到淡淡的清香，那是一个笔名叫“小萝卜头”的姑娘写给笔友“特务叔叔”的信，每周写一封。

每次帮“小萝卜头”写信时，我总是在想，这是怎样一个姑娘，有这样香的信笺，还给自己起笔名小萝卜头，要杀害死自己的“特务叔叔”写情书？终于有一次，我悄悄地跟在信差后面，看见信差走进隔壁教室，将信交给了第三组第二排的小姑娘手上。

那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裙扎着马尾的小姑娘，她接到信后，将信放在手心，双手合十默念，然后才慢慢将信笺打开，夹在课本里，背对着窗歪着脑袋慢慢看。她看信时，小

象山大岩尖上的碉堡遗址是我童年的山峰。三十多年后，正是在深秋温暖如春的午后，我在大岩尖肩上开垦出小片菜园来。

满是松树的岭上，盛开的山菊花碰着我的鞋子。这里人迹罕见，没有污染，山路崎岖，是人类遗忘的一角。当我走在陡峭的小径上，除去菊花，只有两边的芦苇、笛儿般的鸟鸣紧紧包围着我。弯弯的小径接近天空，我呼吸新鲜的空气，重温儿时的好奇。在渐渐褪去的秋阳下，汗水滋润着我的全身。在云雾中我寻找蓝天，在蓝天下松林环抱的处女地上，我寻找山野的语言。

在长流水古塔的对面，在我书房的北方，那高高的大岩尖肩，我的视线总被惊喜的发现所吸引。晨练下山的邻人关心问我的罗汉豆发芽了没有。我上山去看静静的菜园，播下的种子还迟迟未能发芽。总是见到松软而干涸的泥土上，落了飘飞的秋叶与耕耘时留下的茅草。每次，我来到山肩上，眼前那样新鲜。单是我的阵地，这小片向阳的菜园就有无限的趣味。夏天碧绿的螳螂换上深褐的保护色，悬崖边松枝上的鸟巢留下家的温暖，干草上绿色的山蛭蜥在凝视我的菜园；菜园边几株小树落尽了叶子，一丛茂盛的幽兰躲在矮矮的松树下。原来我每次都那样匆忙，没能细细打量我的小农场，它天天更换着跳动的音符。

一次一次割草、翻地，一次一次理荒秽，拾掇草根。渐渐成一垄垄菜地模样，开垦出心灵的栖息地。在松林下搬来石块，摆在悬崖边的菜地低处阻挡雨水。不砍伐树木，只是将边上的小树木修剪当篱笆。我在菜地边的松树用小石头垒成一个座位，在夕阳转过山头开始穿过高处的小径洒满菜园的时候，第一次在山肩上写字：“11月18日到21日，我在大岩尖肩上开辟出五垄菜地。”短短的参差不齐的菜园像一只巨大

脑袋上的马尾辫会不停地晃动。看完了信，她才拿出一张纸，将信的内容誊写一遍，叠成爱心形状，放进一个白色信封中。

我只记得当时有人从背后喊了一声：“哟，有人偷看美女啊！”我回过神来，也不管是不是说我，咽了一口唾沫，头也不回飞快地往厕所跑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去厕所，到了厕所门口，一个邪恶的念头，一闪而过。

等到“小萝卜头”再一次要写信的时候，我找到她教室外，自告奋勇担任她的信差，我说，以后你直接找我，写完我再帮你送，这样方便。她听后，将信笺递给我，红着脸说，谢谢你。

她说谢谢的时候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。我点头说好。她满意地转身离去，走的时候，马尾辫一晃一晃的，像是一株长在我的心上兰花。

我回到座位，写了一封包含深情的信，递给她，等她誊写完毕，将信放在信封交给我后，我取出了信，把称呼“特务叔叔”换成了自己的笔名。然后，在空信封中撒了一泡尿，送给她的笔友，心里别提多畅快。

那件事情过去了好几个星期，“小萝卜头”都没有来找我写信，偶尔在校门碰到她，她总是轻轻地骂了句变态，便转身离去。我曾尝试着给她写信解释，但从未收到过回信。有时她从教室外经过，马尾辫一晃一晃地，我开始有点后悔了。

上了初三，在中考的压力下，交笔友的同学渐渐变少了，大家都开始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。最后，“小萝卜头”和我考上了同一所高中，但整个高中，她都没有和我说过话，即使偶然碰到，也只是点头笑笑，如此而已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，“小萝卜头”觉得选我当信差是信任我，我却在信封撒尿，这很变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变态，我只知道，她晃动的马尾辫在眼前闪过，我就有种冲动，想在她给除了我之外的男孩子写的信中加点什么，尿液，或者大便。 ■ 徐繁

山肩上

的右手，放在松林与山坡之间，南面山谷的暖阳照在菜园上。在这里，我不仅触摸大山的土地，而且感受大山的温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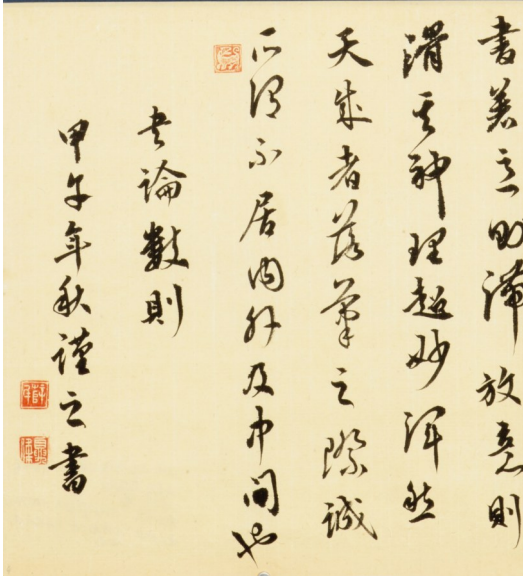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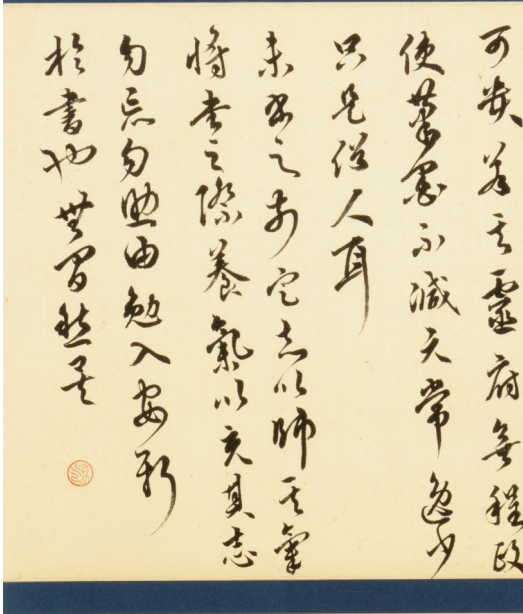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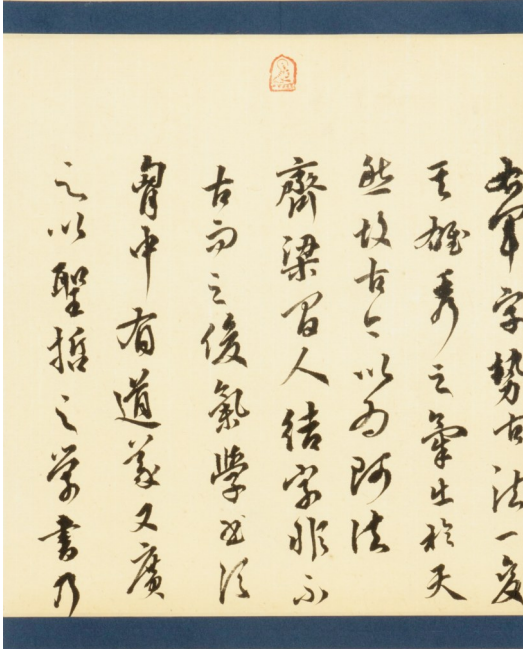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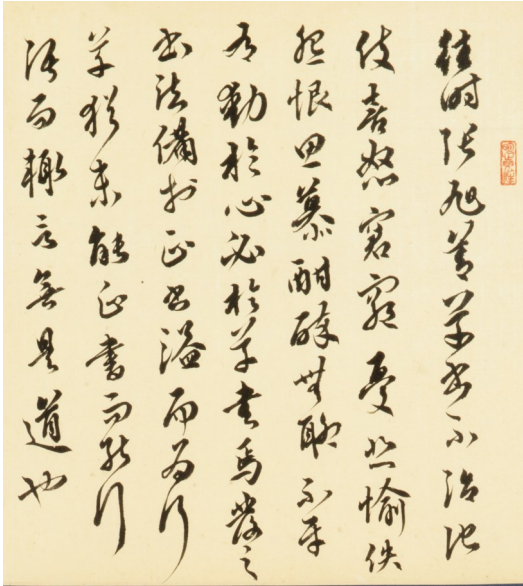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像着春天菜园山坡上繁花如锦幛；夏天山坡上野果飘香，从岭上冲下的暴雨能从我的菜园水沟汨汨流向山谷，静听山水的交响；又是深秋的时候，我来采摘山楂果，看山菊由含苞而绽放，树叶辞柯渐渐飘飞，天高云淡；我将在初冬蒙蒙的晨雾中，近听百鸟婉转，远望山峰仙境般的轻灵，我踏着霜雪在菜园小径右边的茅草地上舞蹈。我的心灵停歇在家乡的山肩上，山尖上有离我很近几步之遥的文化遗产，和那四季凝望的古塔，望穿我湿润的眼眸，对比我年年记忆中的色彩与音符。

只要停下手中的锄头，坐在铺砌的石头上或坐在岭边的草地上休息片刻，那松树上倏忽越过的松鼠，就将我的目光引向茂密的松林里寻找；往大岩尖碉堡的岭上，一群一群的小鸟从这边越过那边，从那边越过这边。它们喜欢捉迷藏，还是喜欢表演给我看。黄色的蝴蝶、嗡嗡的蜜蜂在盛开的山菊花上纷飞，我闻到了秋野幽幽的气息。

既然在萧瑟的深秋有了艰难的开端，虽没有农人的经验，又没有水源，种下的种子不见萌芽，远远未来的春天与初夏的收获未能到来。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轻轻地来，轻轻地走，我相信我的步履会变得更为稳健，我的肩膀变得更为有力。

我的妻子和我一样，曾不事农桑，刚咳嗽了一个多月。踩在清晨草尖的露珠上，她在山肩上，和我一起浇水除草，练练自己的身板，发现了我未能发现的新新鲜鲜：一株小小的棉花花静立在山崖上，在密密的芦苇丛中探出几朵映山红花，十分罕见。仔细一瞧，菜园西边的山坡满是茁壮的未开花映山红。清脆的鸟鸣时远时近，茅草、芦苇与松树构成了柔软与坚毅的线条。站在菜园就像站在画框里，透过菜园南边的窗口眺望自家的屋脊。我蹲在菜园里拾掇草根，她去探访文化遗址。她采摘鲜艳的菊花带回种在书房的窗前，采摘飘香的茶树花插在花瓶里。她爬上了我在童年里爬过的最高峰，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山菊花，文化遗址上的消息树以及中雁云影，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，将这里的风景做成微信相册，为她的同学与孩子当向导。

作家理查德·洛夫认为，现代社会的孩子们都患上了“大自然缺失症”。在山肩上，我们带着孩子们看到了从未接触过的野花、野草，和孩子们一起分享大自然的乐趣。 ■ 郑群威



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职工书画比赛二等奖
作者薛宏伟（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



天马旅游公众微信
扫一扫关注

旅游让生活更精彩

天马旅游

柳市门市部

地址: 乐清柳市镇柳青北路12号
电话: 0577-61718866
Q Q: 1261718866
手机微信: 18989776977